

月出东山上

赵波

季羡林说：“每个人都有个故乡，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，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。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”艾青说：“我的思念是圆的，八月中秋的月亮，也是最亮最圆的。无论山多高，海多宽，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。”

悠悠天宇旷，切切故乡情。我的老家在凤凰山以东的城前镇南岭村。村子不大，空气很好，远远的四周青山绵绵。

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父母把家搬到了尚河。至今我也没弄清尚河、青邑、犁行、渠庄、圈里、北王这些地名的含义，只是觉得上口、优雅。

每年中秋节的时候，父亲总会用自行车载着我回老家，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。叔叔们尚未成家，姑姑们尚未出嫁，好大一个家，过节也是人声鼎沸。

那时的家宴简单，回去的时候夜色初上，四周的景物依然清晰可辨。在09公路标村段，有个大大的坡，父亲就推着车子，我们慢慢走到坡顶。停足间，一轮硕大的月正出于远处的东山之上。因为年纪尚小，那时候觉得老家的路很长，街道也很宽，秋天地里的农活也很多。留在记忆里的那轮明月，至今还是最美的时光。

“玉露金风满桂枝，清光因此更华滋。一年月色最明夜，千里人心共赏时。”经历夏的酷热难熬，已是秋高气爽，寒冷尚远，仲秋正是一年最舒适的季节。在春耕夏耘的辛勤劳作之后，终于迎来瓜果飘香，庄稼成熟的丰收时刻。天上月圆，人间团圆，一轮明月契合了人们对团圆的情感期许，对圆满的审美认知，寄托着人们对团聚的美好向往。

天清人近月，风动叶鸣秋。千古一月，望月怀远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。“万里无云镜九州，最团圆夜是中秋”“佳令随人至，明月傍云生”。

在这个共享明月的节日，渴望团圆、期盼团聚的心情自然而然，再正常不过；然而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“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”“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凄然北望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苏轼的中秋，诗意中有伤感，旷达里透出乐观。分离恰恰凸显了团圆的意义，一年中的月满，唯独中秋之夜让人觉得格外珍贵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生活比不得现在，中秋节、春节，在我幼小的心中是渴望的。一块老月饼，就感觉极大的幸福和满足，不像现在，赏光似的，给人面子似的，才吃上一小块。

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”，家人团坐，灯火可亲。小时候的中秋，母亲在晚饭后才拿出月饼，让家人品尝，叫作“圆月”。后来的中秋节，渐渐让给电视上的晚会，现在又让给手机里的视频，坐在一起谈笑的时光愈发罕见。当时，父亲还在；当时，只是寻常……

后来，大家的日子都好起来，我们的国家也强起来。国家情怀，在我们这代人身上，感受尤为强烈。国好家好，国富民强，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。中秋一夜月，千载家国情，家和、民安、国泰一脉相承。

“平分秋色一轮满，长伴云衢千里明”。一捧月光清澈洒下，一块月饼慢慢咀嚼，这其中应品出家国的味道。无论身在何地，中秋的明月与月饼的香气，总能勾起游子们对家乡、对亲人的思念，总能勾起我们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。又是一年中秋至，又是一载好时节。品悟中秋，寻觅的是乡愁……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。回首，长空万里，云无留迹，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

月出东山之上，像极了小时候的那轮。

黄河文脉

点亮秋日的心灯

崔向珍

正是金黄的秋日，浑黄的黄河水奔涌着穿过家乡的平原，一望无际的田野是喜悦着的。硕果累累的枝头，鸟儿欢快地跳来跳去，肥硕的果实圆滚滚的。

漫步在母亲河畔的田野里，把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后面的诗句一个字不剩地忘掉，不去怀想那些忧伤的日子，秋日里的心情只有灿烂。

当明晃晃的镰刀挥起，一片庄稼齐刷刷地倒下，玉米大豆饱满的籽粒堆满视线，果香豆香在空气里盈满，收获的季节里，实实在在的诗意飘飞。

即使蝴蝶走了，蜜蜂也走了，又怎样呢。心里的蝴蝶永远都是翩然着的，丰满的日子也总是笑朗朗的。

用一抹亮蓝点燃秋日的心灯，就不会在秋日里总去拾捡那些萧瑟。看见了南飞的雁，不会想到离别；看见了枯干的秋叶，不去感念生活的无奈；看见了秋霜浸染，不去怀念心头的创痛……

用快乐的心境去思考，秋雁南飞是寻找幸福和温暖去了，枯干的秋叶是去回报给予它生命的大地去了，秋霜浸染是来年的生命更顽强，秋风扫落叶也是新的生命的轮回。

赶在黄昏来临之前，安安静静地坐在余温尚存的河滩上，一些缤纷的叶片在水面上游弋，大片亭亭的芦苇正在飞雪，美丽的野鸭忽地从河面哗啦啦飞起，夕阳一点点地隐去。“落霞与孤鹭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秋天美到了极致。即使秋日的阳光隐去，雨声渐逝的时刻，秋风是凉了，那就着一件长衫，撑一把鲜艳的伞，闲看雨花散碎风中，如烟如雾、远远近近地氤氲着。

一袖薄凉的潮湿，满地水声的韵动。晚间，秋虫的声音响起来，捧一本书，拥被而卧，找来快乐灵动

的文章，让细细碎碎的温暖流动在静静的心底。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诗人站在高高的山顶，看到夕阳晚照下，枫叶流丹，层林尽染，晚霞与红叶交织满目的云锦彩缎，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。这片与众不同的秋色，让诗人发现秋天比春天更强烈的生命力，也更有入生向上的精神。

这是我们的岁月，因为我们还要经历无数这样的秋天。就把秋天看成画好了，用绚丽的色彩一层层尽情涂抹。那些金黄的向日葵已经笑意盈盈地成熟了，如灼目的数不清的太阳一样耀眼，在清亮的双眸里，一样火红、亲切、温暖。

你放飞我的梦

湖北武汉中建三局二公司 梁征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我的爱好就是读报，尤其喜欢读《济宁日报》。

自从2016年与《济宁日报》结缘以来，我在这片沃土上尽情耕耘，在写作中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。《济宁日报》给了我广阔的创作空间，见证了我从一名业余通讯员成长为宣传骨干的历程。可以这么说，与《济宁日报》相识相知，是我人生幸福的事，也是成就我未来发展的基石。

2016年7月，我在济宁的一个工地从事技术工作。初次来到一个陌生且条件艰苦的环境，孤独、寂寞、无助一股脑地涌向我。为了打发工余时间，我开始翻看项目部订阅的报纸杂志，无意间看到了《济宁日报》，如见到老朋友一般亲切。

每日清晨，我迎着朝阳匆匆前行。到办公室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拿起《济宁日报》，从头到尾，轻轻翻阅，细细品读。看着清晰的字迹，嗅着淡淡的墨香，我不仅了解了国内外大事要闻，还拓展了思维，开阔了视野，让我有了积累，有了成长，有了进步。

有时候，我会把报上看到的国内国际新闻、文学作品以及新近发生的事说给同事们听，讲起来滔滔不绝，有声有色。可以说，这份报纸，承载了我青春岁月里太多的温暖，太多的期望和太多的回忆。

我一直对写作情有独钟，业余时间用心观察生活中的大事小情，然后把它们写成稿件投给《济宁日报》。

2017年3月17日，一个让我难忘的日子，因为这一天的《济宁日报·文化周末》第6版《生活》版块《周末札记》专栏，发表了我写的《风筝放飞的是心境》。我抑制不住兴奋之情，心中充满了激动和喜悦。不仅把我的作品剪下来贴到小本子上，拿给项目部的同事看，还把一份报纸寄给了父母。

作为一个流动作业的外地人，《文化周末》编辑的支持和关爱，给了我莫大的鼓舞，让我更加热爱写作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，从《济宁日报》的忠实读者，变成热心的投稿人，相继有多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。

每当我在《济宁日报》看到自己的文章，就有一种亲切感、荣誉感和自豪感。这种精神层面的收获，是物质世界里找不到的，也是我一生中创造的最大财富。

由于我的稿件经常在报上出现，单位领导特意把我从生产一线调入机关，负责宣传工作，从而走上了更为宽阔的事业平台。到机关工作后，《济宁日报》一直安放案头，这份第二故乡的报纸，成了我零距离的良师益友。

从此，我开始研究和摸索“这个消息为什么这样写”“这篇稿件为什么会发表”“这张图片哪里拍得好”……好的报纸就是一所好的学校，是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。

《文化周末》新颖的版面、广泛的知识丰富的内容，让我受益无穷。报上的每篇文章都是一声时代的召唤，每首诗歌、每篇散文都是一部永恒的记忆，每个版面都设计得那么生动、精美，她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每每读过一遍，就会觉得视野开阔，耳目一新，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和智慧，还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和享受。

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，但我与这份报纸的情感一直在延续着。

《济宁日报》伴随着祖国前进的雄劲步伐，承载着读者的殷切期望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真诚信赖。《文化周末》记录了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，流淌着岁月的沧桑，讲述着动人的世界各地的故事，给了我想象的羽翼和前行的方向。

相逢是缘，感恩有你。作为《济宁日报》特别是《文化周末》忠实的读者和作者，我想说，无论时间怎样流转，济宁都永远是

我的梦里家乡。

难以割舍的缘

济宁市邹城市田黄镇教办 张云雷

《济宁日报》复刊那年，我9岁，也从那时起，我和这份报纸有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。

上小学时，每天放了学，除了完成作业就是往二爷爷家里跑。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师，家里有我喜欢的收音机和小画册，还有他从学校里带来的报纸。

二爷爷很喜欢《济宁日报》，有时候，他会把里面的文章念给我们听。耳濡目染之下，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份报纸。识字越来越多了，我学会了借助《新华字典》读《济宁日报》。有些内容看完不太理解，我就向二爷爷请教，从报纸上知道了很多国家大事。有时候读到优美的文学作品，我就摘抄在笔记本里时常诵读。

因为常看《济宁日报》的理论性文章，我发现自己懂得了更多理论政策知识。记得读高中时，有一次回答政治老师的提问，我就用到《济宁日报》文章里的语句，老师听了鼓励我要保持这个良好的阅读习惯。

从那以后，我常读《济宁日报》的时政评论，把一些好的语句、段落抄在笔记本上，有空的时候反复阅读，加深印象。在我的青少年时代，《济宁日报》伴我成长，陪伴了我的阅读时光，成为我了解世界的窗口。《济宁日报》，见证了一个懵懂少年追逐理想之路。

1996年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家乡邹城市田黄镇，成为一名教师。我和广大读者一样，被《济宁日报》报道的各行各业英雄模范事迹所鼓舞，被《济宁日报》报道的家乡身边人、身边事所吸引，受到政策的指引和科技创新宝贵经验的启发。我坚守在三尺讲台，默默耕耘着，用爱仰望幸福，践行着教师的使命和担当。

应该说，我这27年的时光，融合着与《济宁日报》千丝万缕的情愫，是人生最宝贵的岁月。我的文字、我的情怀、我的工作和生活，都与《济宁日报》密不可分。

40年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

40年，对一份报纸的发展意味着什么。如果，将她的每个足印连接起来，将是怎样一段不平凡的历程？40年，一份报纸跟你、我、他，跟我们的世界，会有怎样的交集？从

中，我们读出了什么？1991年，是梁山县划归济宁管辖的第2年。这一年，我到曲阜师范读书，在学校教学楼前的阅报栏里，每天都能看到《人民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大众日报》和家乡的《济宁日报》。

每当看到《济宁日报》，亲切、温暖之情油然而生。从那时算起来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相知相伴已近30年，算是“老朋友”了。

学校有专人管理阅报栏，每天一早定时更新报纸。在资讯尚不发达的年月里，阅报栏无疑是了解世界最好的窗口。课间或者饭后，总有一群风华正茂的学子，在阅报栏前恭恭敬敬地虔诚阅读。对于学习者来说，读报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难以忘怀。

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一直对各家报纸的副刊喜爱有加，比如《人民日报》的《大地》，《大众日报》的《丰收》，《济宁日报》的《文化周末》，尤其是《文化周末》的《太白》文学副刊，我是每期必读的。常在《文化周末》发表作品的本土作家和外地文章大家，令我耳熟能详，钦慕不已。他们离我很近，又遥不可及。

我素有做摘抄、记笔记的习惯，读报遇见好的词句、文章，就会随手记在笔记本上。经年累月，摘抄了几十本之多。

因一份对文学的执着爱好，入学后不久，我就加入了学校组建的《鲁风》文学社。在那段青春岁月和那方精神家园里，我得以结识一些同道，他们是我的师哥师姐和师弟师妹。从此，对文学的热爱更执着了，也对各报副刊更加留意。

1994年，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教书。在学校订阅的几份报纸中，我对《济宁日报》的喜爱不减当年。时间长了，传达室的老师傅知道我喜欢读报，每期副刊都给我留着，有时我可以把报纸带回办公室或家里读。学校里的旧报纸不止一份，遇见心仪的文章，索性据为己有，收集起来做成剪报。

读得多了，不觉手痒，开始利用工作之余提笔写作。先是字门槛低的散文、随笔之类，可长可短，循序渐进。写完就投给《济宁日报》《山东教育》或《济宁教育》《梁山报》等内部报刊，竟然偶有作品发表，自是喜不自胜。

2009年2月20日，我的散文诗《叩山》发表在《济宁日报》，之后的《唤冬》《邂逅清照》《秋雨之夜听阿炳》《那些手写的春联》《在时光深处等你》《又是一年三月三》《遥望洪洞》《山行》等20余篇（首）散文、诗歌在《济宁日报》发表，100余篇散文在《济宁晚报》刊登。

发表作品多了，开始在县里小有名气。2012年5月3日《今日梁山》发行以后，我写了很多反映家乡风物的小文，先后在副刊发表200余篇，我收获了驾驭文字和体悟情感的快乐。

2014年5月16日，我参加济宁市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，与常在报纸“谋面”的几位作家不期而遇，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些素来敬仰的人。会后，我写了篇小文《一面》，发表在《今日梁山》副刊。

2015年，我被县政协聘为文史研究员。随后，走访了不少地方，搜集了不少文史资料。每次调研，我都为脚下这方土地厚重的文化所折服。每次座谈，我都从亲历者那里收获校园里得不到的知识。

参观嘉祥武氏祠汉画像博物馆后，我写了《寻访武氏祠》，陆续写了《那一袭青衫》《青山寺寻幽》……发表在《济宁晚报》等报纸副刊。

我常常想，搞采访、写作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什么力量激励他们在这条路上奋力前行，跋涉不已。当我跟一些作家有了一面之缘，当我在报刊之上一次次读到他们的文字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，看见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的勤奋耕耘。

回首结缘《济宁日报》的30年，我从青涩学生到初为人师，从笃好文学到加入作协，走过的每一步都历历在目。是家乡的《济宁日报》和那些躬耕不辍、默默无闻的编辑老师，还有来自本土的作家老师影响着我的前行与蝶变。

几十年来，不管时光怎么改变，不管工作单位如何变动，我的阅读和写作习惯不仅从未改变，反而与日俱增。在纸媒千锤百炼，数字报刊比翼双飞的今天，我开始将每期的副刊数字版收藏起来，碎片时光慢慢品读。

锦绣年华四十春，福惠普惠故乡人。1983年12月26日，由中共济宁市委主办的《济宁日报》正式复刊，今年又迎来她的40华诞。40年，她风华正茂，在金子般的岁月中迈出坚实的步履，她的目光更深邃、步伐更坚定、姿态更雍容。

在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这个我们共同期盼的日子临近之际，请接受一个虔诚作者、热心读者的祝福：《济宁日报》，你的明天值得期待！

亲切的家乡报纸

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关庄小学 孔伟建

40年，对一份报纸的发展意味着什么。如果，将她的每个足印连接起来，将是怎样一段不平凡的历程？40年，一份报纸跟你、我、他，跟我们的世界，会有怎样的交集？从

中，我们读出了什么？1991年，是梁山县划归济宁管辖的第2年。这一年，我到曲阜师范读书，在学校教学楼前的阅报栏里，每天都能看到《人民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《中国教育报》《大众日报》和家乡的《济宁日报》。

每当看到《济宁日报》，亲切、温暖之情油然而生。从那时算起来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相知相伴已近30年，算是“老朋友”了。

学校有专人管理阅报栏，每天一早定时更新报纸。在资讯尚不发达的年月里，阅报栏无疑是了解世界最好的窗口。课间或者饭后，总有一群风华正茂的学子，在阅报栏前恭恭敬敬地虔诚阅读。对于学习者来说，读报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难以忘怀。

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一直对各家报纸的副刊喜爱有加，比如《人民日报》的《大地》，《大众日报》的《丰收》，《济宁日报》的《文化周末》，尤其是《文化周末》的《太白》文学副刊，我是每期必读的。常在《文化周末》发表作品的本土作家和外地文章大家，令我耳熟能详，钦慕不已。他们离我很近，又遥不可及。

我素有做摘抄、记笔记的习惯，读报遇见好的词句、文章，就会随手记在笔记本上。经年累月，摘抄了几十本之多。

因一份对文学的执着爱好，入学后不久，我就加入了学校组建的《鲁风》文学社。在那段青春岁月和那方精神家园里，我得以结识一些同道，他们是我的师哥师姐和师弟师妹。从此，对文学的热爱更执着了，也对各报副刊更加留意。

1994年，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教书。在学校订阅的几份报纸中，我对《济宁日报》的喜爱不减当年。时间长了，传达室的老师傅知道我喜欢读报，每期副刊都给我留着，有时我可以把报纸带回办公室或家里读。学校里的旧报纸不止一份，遇见心仪的文章，索性据为己有，收集起来做成剪报。

读得多了，不觉手痒，开始利用工作之余提笔写作。先是字门槛低的散文、随笔之类，可长可短，循序渐进。写完就投给《济宁日报》《山东教育》或《济宁教育》《梁山报》等内部报刊，竟然偶有作品发表，自是喜不自胜。

2009年2月20日，我的散文诗《叩山》发表在《济宁日报》，之后的《唤冬》《邂逅清照》《秋雨之夜听阿炳》《那些手写的春联》《在时光深处等你》《又是一年三月三》《遥望洪洞》《山行》等20余篇（首）散文、诗歌在《济宁日报》发表，100余篇散文在《济宁晚报》刊登。

发表作品多了，开始在县里小有名气。2012年5月3日《今日梁山》发行以后，我写了很多反映家乡风物的小文，先后在副刊发表200余篇，我收获了驾驭文字和体悟情感的快乐。

2014年5月16日，我参加济宁市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，与常在报纸“谋面”的几位作家不期而遇，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些素来敬仰的人。会后，我写了篇小文《一面》，发表在《今日梁山》副刊。

2015年，我被县政协聘为文史研究员。随后，走访了不少地方，搜集了不少文史资料。每次调研，我都为脚下这方土地厚重的文化所折服。每次座谈，我都从亲历者那里收获校园里得不到的知识。

参观嘉祥武氏祠汉画像博物馆后，我写了《寻访武氏祠》，陆续写了《那一袭青衫》《青山寺寻幽》……发表在《济宁晚报》等报纸副刊。

我常常想，搞采访、写作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什么力量激励他们在这条路上奋力前行，跋涉不已。当我跟一些作家有了一面之缘，当我在报刊之上一次次读到他们的文字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，看见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的勤奋耕耘。

回首结缘《济宁日报》的30年，我从青涩学生到初为人师，从笃好文学到加入作协，走过的每一步都历历在目。是家乡的《济宁日报》和那些躬耕不辍、默默无闻的编辑老师，还有来自本土的作家老师影响着我的前行与蝶变。

几十年来，不管时光怎么改变，不管工作单位如何变动，我的阅读和写作习惯不仅从未改变，反而与日俱增。在纸媒千锤百炼，数字报刊比翼双飞的今天，我开始将每期的副刊数字版收藏起来，碎片时光慢慢品读。

锦绣年华四十春，福惠普惠故乡人。1983年12月26日，由中共济宁市委主办的《济宁日报》正式复刊，今年又迎来她的40华诞。40年，她风华正茂，在金子般的岁月中迈

出坚实的步履，她的目光更深邃、步伐更坚定、姿态更雍容。

在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这个我们共同期盼的日子临近之际，请接受一个虔诚作者、热心读者的祝福：《济宁日报》，你的明天值得期待！

40年，我与《济宁日报》

